

春水

卷之二



詩

春水

冰心女士著



文
藝
叢
書

周作人編

新
潮
社
印

春 水

冰
心
女



北师大图 B2337505

自序

『母親呵！

這零碎的篇兒，

你能看一看麼？

這些字——

在沒有我以前，

已隱藏在你的心懷裏。』

——錄繁星一二〇——

十一，二一，一九二二。
冰心。

春水

一

春水！

又是一年了，

還這般的微微吹動，

可以再照一個影兒麼？

春水溫靜的答謝我說：

『我的朋友！

我從來未曾留下一個影子，

不但對你是如此。

二

四時緩緩的過去！

百花互相耳語說：

『我們都只是弱者！

甜香的夢

輪流着做罷，

憔悴的杯

也輪流着飲罷，

上帝原是這樣安排的呵！

三

青年人！

你不能像風般飛揚，

便應當像山般靜止，

浮雲似的

無力的生涯，

只做了詩人的資料呵！

四

蘆荻，

只伴着這黃波浪麼？

趁風兒吹到江南去罷！

五

一道小河

平平蕩蕩的流將下去，

只經過平沙萬里——

自由的，

沉寂的，

他沒有快樂的聲音。

一道小河

曲曲折折的流將下去，

只經過高山深谷——

險阻的，

挫折的，

他也沒有快樂的聲音。

我的朋友！

感謝你解答了

我久悶的問題，

平蕩而曲折的水流裏，

青年的快樂

在其中蕩漾着了！

六

詩人！

不要委屈了自然罷，

「美」的圖畫，

要淡淡的描呵！

七

一步一步的扶走！

半隱的青紫的山峯
怎的這般高遠呢？

八

月呵！

什麼做成了你的尊嚴呢？

深遠的天空裏，
只有你獨往獨來了。

九

倘若我能以達到，

上帝呵！

何處是你心的盡頭，

可能容我知道？

遠了！

遠了！

遠了！

我真是太微小了呵！

十

忽然了解是一夜的正中，
白日的心情呵！

不要侵到這境界裏來罷。

十一

南風吹了，

將春的微笑

從水國裏帶來了！

十二

絃聲近了，

瞽目者來了！

絃聲遠了，

無知的人的命運，

也跟了去麼？

十三

白蓮花！

清潔拘束了你了——

但也何妨讓同在水裏的紅蓮

來參禮呢？

十四

自然喚着說：

『將你的筆尖兒

浸在我的海裏罷！

人類的心懷太枯燥了。』

十五

沉默裏，

充滿了勝利者的凱歌！

十六

心呵！

什麼時候值得煩亂呢？

爲着宇宙，
爲着衆生。

十七

紅墻衰草上的夕陽呵！

快些落下去罷，

你使許多的青年人頹老了！

十八

冰雪裏的梅花呵！

你占了春先了，

看遍地的小花

隨着你零星開放。

十九

詩人！

筆下珍重罷！

衆生的煩悶

要你來慰安呢。

二十

山頭獨立，

宇宙只一人占有了麼？

二一

只能提着蠶兒

看她憔悴——

同情的水

從何灌溉呢？

她原是欄內的花呵！

二二

先驅者！

你要爲衆生開闢前途呵，
束緊了你的心帶罷！

二三

平凡的池水——

臨照了夕陽，
便成金海！

二四

小島呵！

何處顯出你的挺拔呢？

無數的山峯

沉淪在海底了。

二五

吹就雪花朵朵

朔風也是溫柔的呵！

二六

我只是一个弱者！

光明的十字架

容我背上罷，

我要拋棄了性天裏

暗淡的星辰！

二七

大風起了！

秋蟲的鳴聲都息了！

二八

影兒欺哄了衆生了，

天以外——

月兒何曾圓缺？

二九

一般的碧綠，

只多些溫柔，

西湖呵！

你是海的小妹妹麼？

三十

天高了，

星辰落了，

曉風又與睡人爲難了！

三一

詩人！

自然命令着你呢，

靜下心潮

聽他呼喚！

三二

漁舟歸來了，

看江上點點的紅燈呵！

三三

牆角的花！

你孤芳自賞時，

天地便小了。

三四

青年人！

從白茫茫的地上

找出同情來罷。

三五

嫩綠的葉兒

也似詩情麼？

顏色一番一番的濃了。

三六

老年人的「過去」，

青年人的「將來」，

在沉思裏

都是一樣呵！

三七

太空！

揭開你的星網，

容我瞻仰你光明的臉罷。

三八

秋深了！

樹葉兒穿上紅衣了！

三九

水向東流，

月向西落——

詩人，

你的心情

能將她們牽住了麼？

四十

黃昏——深夜

槐花下的狂風，

藤蘿上的密雨，
可能容我暫止你？

病的弟弟

剛剛睡濃了呵！

四一

小松樹！

容我伴你罷，

山上白雲深了！

四二

晚霞邊的孤帆，

在不自覺裏

完成了「自然」的圖畫。

四三

春何曾說話呢？

但她那偉大潛隱的力量，

已這般的

溫柔了世界了！

四四

旗兒舉正了，

聰明的先驅者呵！

四五

山有時傾了，

海有時湧了，

一個庸人的心志

却終古堅立！

四六

不解放的行爲
造就了自由的思想！

四七

人在廊上，

書在膝上，

拂面的微風裏

知道春來了。

四八

螢兒自由的飛走了，
無力的殘荷呵！

四九

自然的微笑裏，
融化了

人類的怨嗔

五十

何用寫呢？

詩人自己

便是詩了！

五一

鷄聲！

鼓舞了別人了！

他自己可曾得到慰安麼？

五二

微倦的沉思裏

鴿兒的絃風

將詩情吹破了！

五三

春從微綠的小草裏

和青年說：

『我的光照臨着你了，

從枯冷的環境中

創造你有生命的人格罷！』

五四

白晝從那裏長了呢？

遠遠牆邊的樹影

都困慵得不移動了。

五五

野地裏的百合花，

只有自然

是你的朋友罷！

五六

狂風裏——

遠樹都模糊了，
造物者塗抹了他黃昏的圖畫了。

五七

小蜘蛛！

只停止你的工作罷，
只網住些兒塵土呵！

水似山般靜寂，
山似水般流動，
詩人可以如此的支配他麼？

五九

乘客呼喚著說：

「舵工！」

小心霧裏的暗礁罷。」

舵工甯靜的微笑說：

「我知道那當行的水路，
這就殼了！」

六十

流星——

只在人類的天空裏是光明的；

他從黑暗中飛來，

又向黑暗中飛去，

生命也是這般的不分明麼？

六一

弟弟！

且喜又相見了，
我回憶中的你，
那能像這般清晰？

六二

我要挽那『過去』的年光，
但時間的經緯裏

已織上了『現在』的絲了！

六三

柳花飛時

燕子來了，

蘆花飛時

燕子又去了，

但她們是一樣的潔白呵！

六四

嬰兒，

在他顫動的啼聲中

有無限神秘的言語，

從最初的靈魂裏帶來

要告訴世界。

六五

只是一顆孤星罷了！

在無邊的黑暗裏

已寫盡了宇宙的寂寞。

六六

清絕——

是靜寂還是清明？

只有凝立的城牆。

被雪的楊柳，

冷又何妨？

白茫茫裏走入畫圖中罷！

六七

信|仰|將|青|年|人

扶上『服從』的高塔以後，

便把『思想』的梯兒撤去了。

六八

當我自己已在黑暗幽遠的道路上

當心的慢慢走着，

我只傾聽着自己的足音。

六九

沉寂的淵底，

却照着

永遠紅豔的春花。

七十

玫瑰花的濃紅

在我眼前照耀，

伸手摘將下來。

她却萎謝在我的襟上。

我的心低低的安慰我說：

『你隔絕了她和『自然』的連結，

這濃紅便歸塵土；

青年人！

留意你枯燥的靈魂。

七一

當我浮雲般

自來自去的時候，

真覺得宇宙太寂寞了！

七二

鬱倦的春風

只送些『不甯』來了！

城牆——

微綠的楊柳——

都隱沒在飛揚的塵土裏，
這也是人生斷片的煩悶呵！

七三

我的朋友！

倘若春花自由的開放時，
無意中愁苦了你，

你當原諒他是受自然的指揮的

七四

在模糊的世界中——

我忘記了最初的一句話，
也不知道最後的一句話。

七五

昨日遊湖，

今夜聽雨，

這兩點已落到我心中的湖上

滴出無數的疊紋了！

七六

寂寞增加鬱悶，

忙碌剷除煩惱——

我的朋友！

快樂在不停的工作裏！

七七

只坐在階邊說笑——

山上的樓臺

斜陽照着，

何曾不想一登臨呢？

清福不要一日享盡了呵！

七八

可曾有過？

釣磯獨坐——

滿湖柔波

看人春泛

七九

我願意在離開世界以前
能低低的告訴他說：

『世界呵，

我澈底的了解了！』

八十

當我看見綠葉又來的時候

我的心欣喜又感傷了，
勇敢的綠葉呵！

記否去秋黯淡的離別呢？

八一

我獨自

經過了青青的松柏，
上了層層的石階，

祈年殿

莊嚴地立在黃塵裏，

我——

我只能深深的低首了！

八二

我的朋友！

不要讓春風欺哄了你，

花色原不如花香呵！

八三

微雨的山門下，

石階溼着——

只有獨立的我

和縷縷的遊雲，

這也是『同參密藏』麼？

八四

燈下拔了劍兒出鞘，

細看——凝想

只有一腔豪氣，

竟忘却

血珠鮮紅

淚珠晶白。

八五

我的朋友！

倘若你憶起這一湖春水，

要記住

他原不是溫柔，

只是這般冰冷。

八六

談笑着走下層階，

斜陽裏——

偶然後顧紅墻

前瞻黃瓦，

霎時間我了解什麼是『舊國』了

我的心靈從此淒動了！

八七

青年人！

只是回顧麼？

這世界是不住的前進呵。

八八

春徘徊着來到

這莊嚴的壇上——

在無邊的清水裏，
只能把一絲春意，
交付與階隙裏

微小的草兒了。

八九

桃花無主的開了，
小草無主的青了，

世人真痴呵！

爲何求自然的愛來慰安呢？

九十

聰明人！

在這漠漠的世界，

只能提着『自信』的燈兒

進行在黑暗裏。

九一

對着幽豔的花兒凝望，

爲着將來的果子

只得留他開在枝頭了！

九二

星兒！

世人凝注着你了，
導引他們的眼光
超出太空以外罷！

九三

一陣風來——

湖水向後流了
石磯向前走了

迷網 | 悵

裏……

我——我胸中的海嶽呵！

九四

什麼是播種者的喜悅呢！

倚鋤望——

到處有青青之痕了！

九五

月兒

在天下的水鏡裏，

這邊光明，

那邊黯淡，

但在天上却只有一個。

九六

「什麼時候來賞雪呢？」

「來日罷，」

「來日」過去了。

「什麼時候來遊湖呢？」

「來年罷，」

「來年」過去了。

『什麼時候來工作呢？

來生麼？』

我微笑而又驚悚了！

九七

寥廓的黃昏，

何處着一個徬徨的我？

母親呵！

我只要歸依你，
心外的湖山
容我拋棄罷！

九八

我不會彈琴，
我只靜默的聽着；
我不會繪畫，

我只沉寂的看着；
我不會表現萬全的愛，
我只虔誠的禱告着。

九九

『幽蘭！

未免太寂寞了，
不願意要友伴麼？』

『我正尋求着呢！

但沒有別的花兒

肯開在空谷裏。』

一〇〇

當青年人肩上的重擔

忽然卸去時，

他勇敢的心

便要因着寂寞而悲哀了！

一〇一

我的朋友！

最後的悲哀

還須禁受，

在地球粉碎的那一日，

幸福的女神，

要對絕望衆生

作末一次悽感的微笑，

一〇二

我的問題——

我的心

在光明中沉默不答。

我的夢

却在黑暗裏替我解明了！

一〇三

智慧的女兒！

在不住的抵抗裏，

你永遠不能了解

什麼是人類的同情。

一〇四

魚兒上來了，

水面上一個小蟲兒飄浮着——

在這小小的生死關頭。

我微弱的心

忽然顫動了！

一〇五

造物者——

倘若在永久的生命中

只容有一次極樂的應許，

我要至誠地求着：

『我在母親的懷裏，

母親在小舟裏，

小舟在月明的大海裏。』

一〇六

詩人從他的心中

滴出快樂和憂愁的血，

在不知不覺裏

已成了世界上同情的花。

一〇七

只是紙上縱橫的字——

縱橫的字，

那有詞句呢？

只重疊的墨跡裏

已留下當初凝想之痕了！

一〇八

母親呵！

乳娘不應詭弄脆弱的我，

最初的開了

我心宮裏悲哀之門呢？

——你拭乾我現在的

微笑中的珠淚罷——

樓外丐婦求乞的悲聲

將我的心從睡夢中

重重的敲碎了！

她將我的母親帶去了，
母親不在搖籃邊了。

這是我第一次感出
世界的虛空呵！

一〇九

夜正長呢！

能下些雨兒也好。

窗外果然滴瀝了——

數着雨聲罷！

只依舊是煩鬱麼？

一一〇

聰明人！

纖纖的月，

完滿在後頭呢！

姑且容淡淡的雲影

遮蔽着她罷。

一一一

小麻雀！

休飛進田隴裏。

司比彈機

正靜靜的等著你。

一一二

浪花愈大，

凝立的磐石

在沉默的持守裏，

快樂也愈大了。

一一三

星星 |

只能白了青年人的髮，
不能灰了青年人的心。

一一四

我的朋友！

不要隨從我，

我的心靈之燈

只照着自已的前途呵！

一一五

兩行的紅燭燃起了——

堂下花陰裏，

隱着淺紅的袷衣

髻年的歡樂

容她回憶罷！

一一六

山上的樓窗不見了，

燈花燼也！

天風裏

危岩獨倚，
便小草也是伴侶了！

一一七

夢未終——

窗外日遲遲，

堂前又遇見伊！

牽牛花！

昨夜靈魂裏攀摘的悲哀
可曾身受麼？

一一八

紫藤蘿落在池上了，
花架下

長晝無人，
只有微風吹着葉兒響。

一一九

詩人的心靈，

只合顫動麼？

平凡的急管繁絃，

已催他低首了！

一二〇

『祖父千秋，

同祝一杯酒！』

明燈下，

笑聲裏，

面頰都暈紅了。

姊
妹們！

何必當初？

到如今酒闌人散——

苦雨孤燈的晚上，

只添我些淒清的回憶呵！

一二一

世人呵！

暫時的花兒

原不配供在永久的瓶裏，

這稚弱的生機，
請你憐憫罷！

一二二

自然的話語

太深微了，

聰明人的心

却是如何的簡單呵！

一 二 三

幾天的微雨，

將春的消息隔絕了，

無聊裏——

幾朵枯花，

只拈來凝想，

原是去年的言語呵，

也可作今日的慰安麼？

一二四

黃昏了——

湖波欲睡了——

走不盡的長廊呵！

二五

修養的花兒

在寂靜中開過去了，

成功的果子

便要在光明裏結實。

一二六

虹兒！

你後悔麼？

雨後的天空

偶然出現，

世間兒女

已畫你的影兒在羅帶上了。

一二七

清曉 |

靜悄悄地走入園裏，

萬有都在睡夢中呵！

除却零零的露珠

誰是伴侶呢？

一二八

海洋將心情深深的分斷了！

十字架下的嬰兒呵！

隔着清波

只能有泛泛的微笑麼？

一二九

朝陽下的鳥聲清嘯着，

窗帘吹捲了，

又聽得葉兒細響——

無奈詩人的心靈呵！

不許他拿起筆兒

却依舊這般凝想。

一三〇

這時又是誰在海舟上呢？

水面黃昏

憑欄的凝眺，

山中的我

只合空想了！

一三一

青年人！

覺悟後的悲哀

只深深的將自己葬了，
原也是微小的人類呵！

一三二

花又在瓶裏了，

書又在手裏了，

但——

是今年的秋雨之夜！

一三三

只兩朶昨夜襟上的玉蘭，

便將曉風和朝陽

都深深地記在心裏了。

一三四

命運如同海風——
吹着青春的舟

飄搖的，

曲折的，

渡過了時光的海。

一三五

夢裏採擷的天花，

醒來不見了——

我的朋友！

人生原有些願望

只能永久的寄在幻想裏！

一三六

洞谷裏的小花

無力的開了，

又無力的謝了。

便是未曾領略過春光呵，

却也應曉得！

一三七

沉默着罷！

在這無窮的世界上，

弱小的我

原只當微笑

不應放言。

一三八

幢幢的人影，

沉沉的燭光！
都將永別的悲哀，
和人生之謎語，
刻在我最初的回憶裏了。

一三九

這奔湧的心潮
只索倩楞嚴來壅塞了。

無力的人呵！

究竟曾悟到「空不空」麼？

一四〇

遨遊於夢中罷！

在那裏

只有自由的言笑，

率真的心情。

一四一

雨後 |

隨着蛙聲，

荷盤上的水珠，

將衣裳濺溼了。

一四二

玫瑰開花了，
爲着無聊的風，

小小的水邊

竟不想再去了。

詩人的生涯

只終於寂寞麼？

一四三

揭開自然的簾兒罷！

藝術的嬰兒，

正臥在真理的娘懷裏。

一四四

詩人也只是空寫罷了！

一點心靈——

何曾安慰到

雨聲裏痛苦的征人？

一四五

我的心開始顫動了！

當我默默的

敞着樓窗

對着大海

自然無聲的謝我說：

『我承認我們是被愛的了。』

一四六

經驗的花

結了智慧的果，

智慧的果

惱

却包着煩惱的核！

一四七

綠陰下

沉思的坐着——

遊絲般的詩情呵！

迷濛的春光

剛將你抽出來，

葉底園丁的剪刀聲

又將你剪斷了。

一四八

謝謝你！

我的朋友！

這朵素心蘭

請你自己戴着罷。

我又何忍辭謝她？

但無論 是玫瑰

是香蘭，

我都未曾放在髮兒上。

上帝呵！

即或是天陰陰地，

人寂寂地，

只要有一個靈魂

守着你嚴靜的清夜，
寂寞的悲哀，
便從宇宙中消滅了。

一五〇

岩下

緩緩的河流，
深深的樹影——

指點着

細語着

許多詩意

籠蓋在月明中。

一五一

浪花後

是誰蕩槳？

這聲

侵入我深思的圈兒裏了！

一五二

先驅者！

絕頂的危峯上

可曾放眼？

便是此身解脫，

也應念着山下
勞苦的衆生！

一五三

笠兒戴着，

牛兒騎着，

眉宇裏深思着——

小牧童！

一般的沐着大地上的春光呵，
完滿的無聲的讚揚，
詩人如何比得你？

一五四

柳條兒削成小槳，
蓮瓣兒造了扁舟——
容宇宙中小小的靈魂，

輕柔地泛在春海裏。

一五五

病後的樹陰

也比從前濃鬱了，

開花的枝頭

却有小小的果兒結着。

我們只是改個龐兒相見呵！

一五六

睡起 |

廊上黃昏，

薄袖臨風；

庭院水般清，

心地鏡般明；

是畫意還是詩情？

一五七

姊姊！

清福便獨享了罷，
何須寄我些春泛的新詩？

心靈裏已是煩忙，
又添了未曾相識的湖山，

頻來入夢·

一五八

先驅者！

前途認定了

切莫回頭！

一回頭！

靈魂裏潛藏的怯弱，

要你停留。

一五九

憑欄久

涼風漸生，

何處是天家？

真要乘風歸去！

看
一

清冷的月

已化作一片光雲

輕輕地飛在海濤上·

一六〇

自然無聲的

看看勞苦的詩人微笑：

『想着罷！

寫着罷！

無限的莊嚴，

你可曾約略知道？』

詩人投筆了！

微小的悲哀

永久遺留在心坎裏了！

一六一

隔窗舉起杯兒來——

落花，

和你作別了，

原是清涼的水呵，

只當是甜香的酒罷。

一六二

崖壁陰陰處，

海波深深處，

垂着絲兒獨釣。

魚兒！

不來也好，

我已從蔚藍的水中

釣着詩趣了。

一六三

暮色蒼蒼——

遠村在前，

山門在後，

黃土的小道曲折着，

踽踽的我無心的走着。

宇宙昏昏——

表現在前，

消滅在後，

生命的小道曲折着，

蹣跚的我不自主的走着。

一般的遙遠的前途呵！

抬頭見新月，

深深地起了
不可言說的感觸！

一六四

將離別！

舟影太分明，
四望江山青；
微微的雲呵！

怎只壓着黯黯的情緒，
不籠住如夢的歌聲？

一六五

我的朋友

坐下莫徘徊，

照影到水中，

累他遊魚驚起。

一六六

遙指峯尖上，

孤松峙立，

怎得倚着樹根看落日？

已近黃昏，

算着路途罷！

衣薄風寒，
不如休去。

一六七

綠水邊

幾雙遊鴨

幾個浣衣的女兒，

在詩人驢前

展開了一幅自然的圖畫。

一六八

朦朧的月下——

長廊靜院裏，

不是清磬破了岑寂，

便落花的聲音

也聽得見了。

一六九

未生的、嬰兒，

從生命的球外

攀着「生」的窗戶看時，

已隱隱地望見了

對面的「死」的洞穴。

一七〇

爲着斷送百萬生靈

不絕的砲聲，

嚴靜的夜裏，

凄然的將捉在手裏的燈蛾

放到窗外去了。

一七一

馬蹄過處，

蹴起如雲的塵土；

據鞍顧盼，

平野青青——

只留下無窮的悵惘罷了，

英雄夢那許詩人做？

開函時——

正席地坐在花下，

一陣涼風

將看完的幾張吹走了。

我只默默的望着，

聽他吹到牆隅，

慰悅的心情

也和這紙兒一樣的飛揚了！

一七三

明月下

綠葉如雲，

白衣如雪！

怎樣的感人呵！

又況是別離之夜？

一七四

青年人！

珍重的描寫罷，

時間正翻着書頁，

請你着筆！

一七五

我懷疑的撒下種子去，

便閉了窗戶默想着。

我又懷疑的開了窗，

豈止萌~~草~~^芽？

這青青之痕

還滋蔓到他人的園地裏。

上帝呵！

感謝你「自然」的風雨！

一七六

戰場上的小花呵！

讚美你最深的愛！

冒險的開在槍林彈雨中，

慰藉了新骨。

一七七

我的心忽然悲哀了！

昨夜夢見

獨自穿着冰絹之衣，

從洶湧的波濤中

渡過黑海。

一七八

微陰的階上，

只坐着自己——

綠葉呵！

玫瑰落盡，

詩人和你

一同感出寂寥了。

一七九

明月！

完成了你的凄清了！
銀光色的田野裏，
是誰隔着小溪
吹起悠揚之笛？

一八〇

嬰兒！

誰像他天真的頌讚？

當他呢喃的

對着天末的晚霞·

無力的筆兒

真當拋棄了·

一八一

襟上摘下花兒來，

匆匆裏

就算是別離的贈品罷！

馬已到門前了，

要不是窗內聽得她笑言，

錯過也

又幾時重見？

別了——

春水！

感謝你一春潺潺的細流，

帶去我許多意緒。

向你揮手了，

緩緩地流到人間去罷！

我要坐在泉源邊，

靜聽回響・

三，五——六，十四，一九二二

迴響

刊悞表

第五八首

第一行

冰應作水

九三

四

網
悞

一二〇

六

妹妹
姊妹

一四六

四

腦
惱

一六〇

二

看看
看著

一七六

四

茅
芽

出版預告

(2) 桃色的雲

愛羅先珂作・魯迅譯・童話劇

三幕

(3) 吶喊

魯迅作・短篇小說四篇・自序

一篇

(4) 我的華蓋

周作人譯・希臘英法日本詩歌

及小品三十餘篇

(5) 紡輪故事

法國孟代作・C F 女士譯・童

話十四篇

新潮社啟

文藝叢書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付印
一九二三年五月出版

著作者 冰心女士

編者 周作人

發行者 新潮社

印刷所 京華印書局

代售所 各大書坊

春水一冊實價大洋三角
著者板權所有不許翻印

